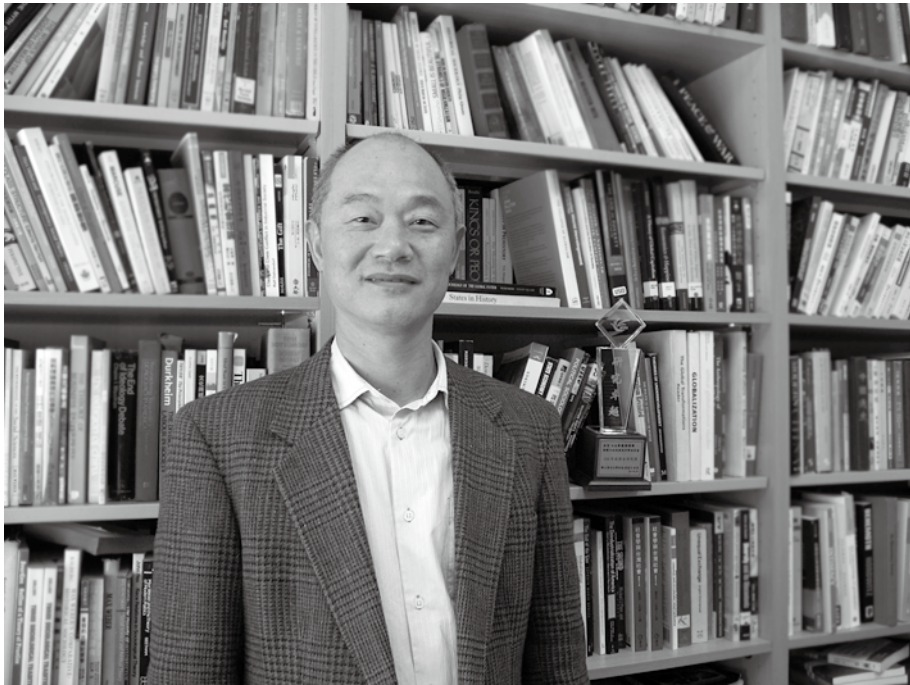


全球化研究與一些隨想

蔡明璋*



1992 年我從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校區完成博士學位，回到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臺北大學）任教，在 2010 年第一次獲得國科會傑出獎。這段期間主要的研究興趣與發展社會學有關，主要的研究焦點是第三世界的社會發展、經濟成長與國家制度的關係。這個領域國內學者較少觸及，同時我採用的跨國量化分析取向，在當時的臺灣環境下，遇到資料取得的限制，而此時國外亦有許多政治與經濟學學者投入制度因素與經濟成長的分析。於是我警覺到再往前走會遭遇無法克服的困難，遂而轉向全球化，以及主觀福祉與生活品質的研究。我的全球化研究是藉著全球接觸與互動這一個媒介，觀察時間壓縮的模式的反應，並視之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分析當代的社

*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系教授



會想像與價值變遷。主觀福祉目前是國際學界頗為熱門的研究議題，我的研究一方面擴展新的理論，一方面也利用大型多國調查與非洲迦納的資料，探究分析主觀福祉、個人因素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複雜關係。當中，我參照 Amartya Sen 的相關研究，創造了一個新概念“expanded capacities”，這是指個人能在特殊場域中發展進一步的能力，以決定自己的功能與價值。這樣的擴展能力，是決定快樂與否的重要因素。這兩項研究做了十年，很幸運的在去年再度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肯定。

對於這些年來的研究，我有一些感想，藉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卓越是學術研究的唯一判準，而這判準是立基在國際學術同行的評判上，這點毋庸置疑。但這也意謂了在追求卓越的歷程中，免不了要以非母語書寫，方便與國外學界交流。在這點上，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常提到有特殊的「文化困難」，亦即國際語言的使用與熟悉度不夠，特別是英文。個人的經驗是，這個問題至少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使用非母語的熟悉度，大約是文法、遣詞用字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那麼難克服，多學多讀，多受人批評，久了就會進步。第二個層次就比較困難，這是關於概念的創新與新詞的發明。這是臺灣學者較未嘗試去做的。大凡一個新論述的提出，或新現象的指證，都需要創造新的字詞作為概念上的援引。我自己的反省是，愈是能在較好的國際期刊出版的著作，愈都有自己設法創造的新詞。但這也不是「強做」新詞造字，而是真有必要，貼切的契合到描述的現象上。反之，沒有這些新的詞語反映新的想法，暗示不可能會有什麼新的創意。過去我為許多國外期刊評審，也常用這個觀點來評價研究結果。

用不是熟悉的母語創造新詞，也需要扎實的知識，並不是靠直覺或靈感。概念的創造與創意，需要許多事前的思考與鍛鍊。一時之間或許自己會想「我發明出來了！」，隔天又覺得不能派上用場，想來想去，反覆不定，這是常有的事。社會科學研究需要這樣的思考。雖然我的研究大量分析各種資料，掛在電腦前的時間不少，但這僅是一部分的工作，其他部分主要在思索，在於：有充裕的時間閱讀思考，是科學研究成功的要素。不過，一般來說，臺灣的教育體系不鼓勵、不教學生做這種方式的思考，這也是可以改進的地方。

我的未來研究計畫，將擴大個人層次的社會行為概念，試圖提出一個可用的分析架構，指出這個領域應注意的重要議題，同時呈現東亞國家的全球

接觸的狀況及諸般影響。我的想法是這個領域需要一個可以普遍參考的範本，未來世界各國在研究跨國流動與人際接觸活動時，可以參考我以東亞社會為例的研究設計。最終的目的不是呈現臺灣或東亞的（特殊）狀況，而是在推廣一個分析的思考模式和經驗研究設計的策略。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我常試著找國內外各界同仁提供意見。時間是很寶貴的資源，素有交情的朋友，才願花時間閱讀尚不成章篇的初稿，提供修改的意見。因此，建議年輕學者在國際上多方交遊、廣交同好，互相批判指教，不但是激勵自己，也能促成合作。獨學難以成就，也易陷入孤絕的情境。學術研究能並肩作戰，會另有一番樂趣。國內社會科學的研究尚未有很多實質的跨國合作，建議年輕學者多在這方面努力。